古今名諭

古今名喻卷之三目錄

三卷

四卷

古今名喩卷之三

兖陵野史文臺吴仕期德望甫編輯

幾微必著

○夫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内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知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彊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内

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亾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阱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 蘇子

怒不可藏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憐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溺愛者悲之感在人而不在笛悲在人而不在鈴昔者子臧好聚鷸冠而見殺於鄭伯夫鄭伯父也子臧子也子華亦子也鄭伯因怒子華以及子臧雖事在十年之前而身居數百里之外終不能免吾以是知怒之不可藏也

能忍

○夫爲天下者欲求非常之功則必有能忍之度迫之而不動擾之而益戒志高天下而慮之以全勇過天下而守之以怯謀蓋一世而俟之以徐不萬全不

取不百克不鬪使天下之人探之而莫測其端推之而不見其形則無為也敵無得而窺之而有為也敵無得而備之如此則有所不動動則震天下矣猛虎而驟來則荷戈而奮擊蜂蠆而竊乘雖壯士而失措為天下者急於有為而不待其勢之可為是亦無能忍之度而已 陸子

○天下之治不生於福而生於禍負者勝之基弱者強之府昔者勾踐之喪邦亦嘗有所不忍欲死於一決之快矣獨范蠡知會稽之棲所以餌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君陰攜而陽擊之以泰吳而飽其

欲故吳之心自以為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一日不在吳也潢池之會一舉而蹙之范蠡之蓄此久矣故夫天下之不可為者是乃大一可為者也陳子

輕動

㊀瑚璉之器千金之寶也蓄千金者能得之然能得之也而藏之不周或者盜之矣能藏之也而御之不謹或者傷之矣其藏之也周其御之也謹是亦可矣雖然居有焉而已矣奉之而趍吾攫其足之蹶也負之而馳吾攫其馬之佚也則愛器者不可以輕何者誠不敢試其所甚愛與其所未安也至于治天下則

輕動之吾不知夫愛治天下者而薄於愛器也 王氏維禎

養其全鋒

〇事以銳而奮亦以銳而惰何也氣銳而功不隨也衝風之衰不能起羽漂流之餘不能動芥勢固有所窮也故明主折其氣而不使之窮蓄其銳以待之而不肎輕用其鋒故其銳不挫而其鋒不可犯何者彼固有以養其銳也故夫人主之為天下不病其怯而病其勇不取其銳而取其堅盖銳者其氣也堅者其志也天下之事無必為之志而徒恃其輕為之勇無先定之謀而欲求速成之效未見其能濟也 鑒軒

使功不如使過

○天下之事恃其所長者必敗而恥其所不能者常獲故夫意得志滿者不可屢逞而催敗困陪者是乃明主之所不弃也何則人臣之立功不憂其挫而憂其銳不畏其敢而畏其專蓋惟挫者有所戒而銳者必驕敢者處事以易而專之者難之也夫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天下之事倚其必集者未必能有所就也以天下不可必集之事而使意得志滿驕且易者為之嗚呼難矣哉惟夫摧敗困踣之餘則其心切於自效而愧於無以自贖也切於自效則其用力也專

愧無以自贖則其爲謀也不敢不戒以此遇事其與夫膽且易者遠矣人君圖任之際其可弃斯人也哉人有常言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嗟夫士不可以成敗論也士以成敗論天下微全人矣凡天下之物遺一蹶者得一便更一過者長一識傷弓之鳥高飛驚餌之魚深逝世之深思遠慮之士亦未始不以其困得之也故曰當勝之家難以慮敵操心慮患必世之所謂孤臣孽子也士果可以成敗論哉 陳子

責實

○善除弊者不去弊善治疾者不去疾善抑虛名者

不去虛名蓋天下之事欲將奪之必先與之將欲拘之必先縱之苟驟禁而遽絶未有不反受其害者也故不忍弊之多欲一朝而去焉外雖若去而弊源實藏於冥冥之中矣不忍疾之苦欲一朝而去焉外雖若去而病源實藏於冥冥之中矣彼善除弊者初未嘗驟去其弊也徐以待之默以觀之使奸態僞迹蜂起于前然後從而鋤其窟穴則弊不得而遁矣善治病者亦未䏻驟去其疾也寬以養之緩以療之使宿疹積毒發見於外然後從而鉏其標本則疾不得而留矣抑虛名之道亦猶是也世之尚虛名久矣其根

甚固其流甚長其風甚熾苟疾虛名之亂真播為號
令制為賞罰欲一掃而去之豈不足以稱快於目前
哉然畀時邀名之士皆將矯為務實以投吾之所好
今日之朴野即前日之浮華也今日之木訥即前日
之辯捷也今日之恬退即前日之奔競也服勤簿書
者乃不觧訴課之人恪居官次者乃不辨馬冑之士
巧詐百出而渾厚質實之君子併為當世所疑賢否
一區真偽一塗愚智一揆憒憒然莫之能分非特名
不可見而實亦不可見矣始欲去名而終至於失實
是豈為治者之意哉亦取之太迫致之無術而已 呂子

深慮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禍常發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也豈其慮之未周與盖慮之所能及者人之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良醫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彼豈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己之子哉乃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

什故其子孫雖有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忘之此慮之一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亦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也哉 方希古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乱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生之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愼密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營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

能好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售其為生泄敗之壞傷之
而恃藥石以為可免於此死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
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於時豈誠法
制之未備與亦售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
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
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
常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
非惑與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令之於
未嘗為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故刑罰加於下而民
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為當然而不敢以為

非故民曉知上之法所以安已也非所以虐已也愛戴其上而不忍離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為邪僻禁其無為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于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耶 方遜志

病在骨髓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幾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勝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

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攝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逡巡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之訟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

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屛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道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凌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嘗甚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紬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光烈顯大豈不美哉 司馬光

國醫

陰陽風雨晦明天地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陽淫熱

疾風滛手疾雨滛腹疾晦滛惑疾明滛目疾必使無陰陽風雨晦明而疾可除世寧有是邪不咎人而咎天此天下之拙醫也故曰守身在我而疾不在於六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隣 呂氏

○人之將疾也必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直之言故疾之將死者難爲良醫國之將亡者難爲忠諫

○善除弊者不遽去其弊必先盡善去之方善却疾者不遽治其疾必善盡善治之法茍或遽禁而遽絕未有不反受其害者也 廣談

○扁鵲不能治不受針藥之疾聖賢不能正不聽諫諍之君

○療病者貴治其源不在巫祝安民者貴防其亂不在刑威王氏

○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乱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

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體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恃可懼其所可矜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韓子

○治天下者其視醫乎醫切脉以知證審證以爲方證有陰陽虛實脉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針灼湯劑之法蔘苓薑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證知脉而不善爲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脉道聽塗說以爲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

者也故治亂政也紀綱脉也道德政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弊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弊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一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郁離子

○人之言曰與死人同病者其病不可醫與危國同勢者其勢不可醫爲無愚良也其能醫者非醫之能也必不可死之病也君子無巧拙也其能有爲者非君子之能也必不可爲之國也嗟夫此庸人之論也非君子之論也庸人之論以天而廢人者也君子之

論以人而輔天者也能醫不死之病庸醫亦能之何取乎良醫哉能存不危之國庸人亦能之何取乎君子哉惟天下必死之人足以試良醫之技惟天下至危之國足以試君子之能 誠齋子

○古今無良醫而病之愈者為良醫天下無奇計而事之成者為奇計 文膽

○臣近患積聚醫云攄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聚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可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無兒

目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四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是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憂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 東坡

○客有病痞積於其中者伏而不得下自外治者捍而不得通遣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鬲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不逾月而痞五作每作輒愈然客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前而其中

苶然莫知其所自来嗟夫心痞非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苶然獨何與聞楚之南有良醫焉洼而問之醫歎曰子無歎是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為是苶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中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一快于吾心夫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橫乎子之胸中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汩乎其危甚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蓋已病矣由是觀之則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

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旣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茶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瘖而無害於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爲也客歸燕居三月齊戒而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復矣取藥而投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小平又三月而少康終是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客歸而得其說然其初使人瞞然遲之蓋投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攻之效則月異而時不同矣終歲而疾平客謁醫再拜而謝坐而問其故醫曰是醫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 張子

瘧喻

○今年春予患痎瘧踰百日不止肌體瘦憊形容纍然兄弟賓客憂而謀諸人忽之者以為不足治行且自愈危之者以為瘧久為蠱久且不可治余疑焉以問四明郎君真齋君脉已笑曰謂不可治者固謬謂不足治而自愈亦奚可哉然瘧始作也一二日可止而今數月矣欲速而暴攻之則損元氣我將徐安之而俟其自除既而兼旬而瘧果漸瘳昔之憂者咸喜而德君各為詩文以記其事君以醫聞東海上甚著於治余之疾特其餘事不足為言也然余獨有感焉

自昔天下國家禍乱之生其初未必無可治之道也當其憂而謀弭乱之術才不足者務為誇言以自高每易之以惑世智不足者過為危言以料事必難之以驚俗惟其不能燭乎事機之會究乎治乱之原故眩於紛紜之變而不知所以治之若夫豪傑之士則不然其於天下之故以是而始以是而終用其策則速成而勞用其策則淹久而逸炳然默識乎心胸之中而不為群議所奪如羲和推筴以考日月之度造父王良執轡而知馬行之遠邇扁鵲見垣一方人而知五藏之癥結無毫髮之不合斯須之不讐苟得其

人而任之則烏有難平之事哉若郎君之於予庶幾近之惜乎其所治之未大也余少有志於是嘗比諸醫以為賈生善知脉而不善為方董生善為方而未嘗言脉周公之於齊魯預知其後之強弱治乱閲數百千載而不爽此真知脉者也孟子之於齊梁并其為治之纖悉而傳之此真知方者也恨今世無其人與共論斯事郎君言論恂恂然類有道者得無秘之而未肎發乎於此誠有得焉則喜而德君者非特予兄弟賓客而已也余願於君乎聞之 方遜志

任将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無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於騏驥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而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縶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而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

令者得行其使冝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爲功也羸粮躍馬以爲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輿鬲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輿鬲不如一人負而趍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

之故宣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為漢大將再捷而為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也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以騎劫為田單之藉而趙括為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吾制之於己而監之於外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

将則報義将知有君則盡忠　何景明

用兵

○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後世之兵皆得已而不已故曰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曰然則聖人無敵乎曰聖人知有民而不知有敵黄帝得六相而破蚩尤虞舜相帝堯而殺㦸揄禹相舜而有三苗之征益相禹而有防風之戮伊尹相成湯而有鳴條之師傅說相高宗而有鬼方之伐吕望相武王而有牧野之戰周公相成王而有武庚之討孔子相魯國而有兩

觀之誅嘻大聖賢所以弃數人之命者乃所以重斯民之命介故曰知有其民而不知有其敵也

○禮義以爲干櫓君子非以爲干櫓用也人自干櫓之也忠信以爲甲胄君子非以爲甲胄用也人自甲胄之也 文瞻

○以道德爲疆埸以仁義爲將帥以命令爲陣伍以忠臣爲干戈智以統之禮以刺之則何往而不勝哉 聱隅子

形險

○崇岡絶壁山可恃也然可梯而階也洪流巨浸水

可恃也然可葦而航也惟夫非山之山壁立則莫升而梯之不能階非水之水順流則莫禦而葦之不能航此非其所可恃者與 鹽鐵論

諫楚伐宋

○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王知墨子之言必有笑已者墨子曰楚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楚有雲夢犀兕麋鹿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

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楚有長松文梓楩柟
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
宋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楚策

淳于髡田父之喻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
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
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
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勧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
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
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齊策

棄干城

○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不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 史

棄良弓

○夫政比之弓然日用之則調越月踰旬不用之則歃善治弓者見其歃則檠之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

者則折而弃之而更以朽株敗槩為弓以射射而不中乎爲豈射之過哉弃良弓之過也 方孝孺

讀司馬法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由是編之為術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蚩之流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乎欲殺其子先紿以威後啗以利哉 皮日休

治家子言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

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再易其鎔範矣今欲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耟者一撥不敢起吾祖易之以爲工器會臺榭侈故其售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今周用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故泣武王聞之於是偃干戈親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陸龜蒙

四夷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

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奚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一國之人思必伺君之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疎之守大寶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夏舍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舍德音而耽愔滑是群攻而亡也周舍廉節而悅榮夷是聚斂攻而亡也秦舍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舍正直而用刑臣是倿倖攻而亡也隋煬舍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

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為犬戎所滅予謂幽王自守以道不固加以褒姒色攻諸侯不定而敗非獨由於四夷故有德者先修其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但令四夷自守不防秋已在其中國矣攻秦之胡乃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 牛僧孺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沙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載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兼盡之此則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其得人不

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必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況撫綏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弃之度外無以絶域未平為念但當敕邊兵謹修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便宜在我若賊深入則有顛躓之危淺入則必無獲虜之益如此二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狄仁傑

防奢

○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姿穀粱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盖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驕溢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無璺者有掛一裘永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 釋譚子

○珍玩技巧乃喪邦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豈以無新姸麗色而蠱上之心者豈無以技巧玩好而蕩上之心者豈無以馳騁畋遊宮室臺榭荒上之心者 文瞻

○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 唐太宗

足食

○食者乃有國者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餮所患米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

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飮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内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 劉向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得生人

失足則不可步國失民則不可治是以雕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繡綦組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饑寒并至而欲禁人爲盗是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静不可得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一時爲灾而數年乏食令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爲螟螣亦已甚矣 劉子

竆其民力

○焚林而狩可以得獸而自此無獸矣竭澤而漁可以得魚而自此無魚矣鷹善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翼矣驥善馳也然日馳之則蹶而無全蹄矣何

者過取易窮也 釋到派子

○魯定公問於顔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之御也乘馬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請益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荀子

楚人拙耕

○楚人有拙於耕者患其踐於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輿而已坐於上以種焉自以為策之得矣既而隣里之稻生而己之稻不生矣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己之不踐為不踐而忘其數人之踐為踐之大也設官以為民也恐一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官得無踐吾民者多耶 楊子

穆公食鴈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

粟食之穆公曰是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以其養鳥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貯漏巾而獨不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債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富邦 鄒策

漁父諷君相

○海瞋之後漁者蹄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方眡臣鉤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盡誅於

變理者帝辛曰夫多魚而垂之釣魚必爭而且畏後其餌今而猶相與眡其鉤豈非餌薄乎何戮之有微子聞而歎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劉蛻

象龍諷君心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盜王心甚憂儒有言曰王無恐也象者形也夫善者龍之性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木刻鳴鳩可以象均耶瑰飾獬豸足以象觸耶湯是以龍其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仁若出爲雲而

物卿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視王為雨也雖紀歲炎炎不聞有咨者而況三月哉牛僧儒

名公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名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名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名公曰是障民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則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

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國語

珠玉諷寶賢

○魏惠王夸寶於齊威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十枚

照車前後各十二乘齊亦有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大王異吾臣有檀子者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有盻子者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守徐州燕趙從而從者七十有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吾寶四人者可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寡人猶以為未也惧齊人之能而詐也寶之以信野而蕩也寶之以禮刻礉而殘侈汰而競也寶之以仁與儉然後發金縢丹書之寶於我先公太公武王寶之以王天下桓公寶之以霸諸侯此寡人傳寶之大者將以齊三光照四海維山海秘藏無以

喩吾寶也矧徑寸珠乎是寶也水不得漂火不得爇
盜跖不得負而移也吾懼大王之照十二乘者不照
大王八尺之榻而照大王四隣之寇也觀者爲大王
寒心惠王聞之慙且懼投珠於汾水不敢言寶 楊維禎

蚌鷸諷征伐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
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
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
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
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持以敝大衆臣恐强秦之爲漁

父也顧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戰國策

御史彈雀

○張靄為侍御史太祖方彈雀於後苑靄亟請入奏事及見所奏乃常事帝怒其非急靄曰臣以為常急於彈雀帝色愈厲以斧柄撞其口墮兩齒靄徐拾之帝曰欲訟朕耶靄曰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

褚記室

虎彪諷父子

本朝 文皇素不喜 仁宗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危懼一日解學士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

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感悟即日迎　仁宗父子相悅如初此可謂得諷體矣

釣獵諷兄弟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爲鉤餌以誘魚者釣也爲陷穽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貪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穽天下寧有是耶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如仇讐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强

卒乘之冨莊公之鉤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邑莊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耳獸耳豈有見鉤餌而不吞遇陷阱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聞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為封京之後伐鄢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茍興一念是

殺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莊公之罪固不大於叔段耶吾嘗反復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少不忍以致大亂又不知莊公正欲得少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況能久

有許乎其為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共叔有後於鄭久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與然將欲欺人必先欺其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斲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多是釣者之自

吞鈎餌獵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荘公爲天下之至險終以荘公爲天下之至拙 呂東萊

王嬙諷夫婦

○帝見王嬙美名壽責之曰何欺我之甚也壽曰臣以爲宫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其遷於胡庭是使亂國之物不遅於漢而移於胡也臣聞太上無乱其次去乱其次遷乱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不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程晏

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象忽若篲氾塵

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
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
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
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
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
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
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
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
是以响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夫竭
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求遠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

躬吐握之勞故有圜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
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
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言進仕不得施效斥逐
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
自鬻寗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
籌合上意諫諍則計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去卑辱汙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
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
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

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
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
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喩其意也故聖主必
待賢臣而弘功業俊乂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
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
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
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
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憚傾耳而聽已聰恩

從祥風翔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導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塲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雍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王褒

古今名喻卷三

古今名喩卷之四

宛陵野史文臺吳仕期德望甫編輯

宰相

○大木爲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姸卓犖爲傑較短論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韓子

大臣

○今夫人君之于天下也譬之天焉宰相者斗杓也

百官者四時也天運則杓轉杓轉則四時行杓不化
而為四時也譬之於人若心為宰相者意也百官者
四肢也意聽於心四肢聽於意意不化而為四肢也
故天道圜地道方君主圜臣主方宰相者立於不圜
不方之間所以斡旋四序揮使四體者也若身居端
揆位列台鼎乃規規為事無大小悉決案前程罪課
功不爽毫髮是斗杓化而為四時意化而為四肢也
事必不可集功必不可就才累之也而大體失也所
謂大體者我無能而無不能也我不足而無不足也
不操鉛槧而天下之文皆吾文也不事剞劂而天下

之巧皆吾巧也不學兵法而天下之畧皆吾畧也人君執斯道而任相則爵祿不悖宰相執斯道而柄事則楠澤無窮 右管稿

○夫相臣之於天下也其始而分其任於衆也猶之治絲爲人理一縷人司一染已而分之機上軒軸旣成則貴人衣之不曰某工之所製也但稱曰某貴人之衣錦美錦也猶之乘馬爲伯樂相之王良御之造父驅之貴人乘爲而過于市〻人曰貴人之馬良馬也不問相之御之驅之者誰也其事治功集君上悅之而獲有楠祿也猶之宴賓爲宴賓者酒人奉觴饔

人奉膳鼓瑟吹竽客心甚樂矣明日不拜樂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猶之治宮室爲大匠爲圜必以規爲方必以矩方圓旣成則規矩無功而主人謝大匠曰巧工也及宮室旣成邦人相賀不賀大匠而賀主人主人居之也 右筍稿

六官

○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盖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

物我之間猶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躋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痾痒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

陽明子

史官

○堯舜三代之時吏未有以循名者非無循吏也舉天下而無非循吏也於史之中而獨表其一二以為循則其不循者多矣麒麟之異於走獸也鳳凰之異於飛鳥也所以為人最貴者以其時少耳嗚呼孰謂

循吏乃至爲後世之棋獜鳳凰乎故吏以循名非盛世事而實自司馬始史氏之寓意深矣哉 楊子

(一)昔九方臯之相馬天下不雙也以其術傳於子又以傳於孫其子以其相馬之法求之於天下經年而不得旣而得之乃駑馬也其孫亦以其術求之出門見巨蟇遽歸謂其祖曰得一馬畧與相法同四其足而雙其目但蹄不如累趨耳九方臯往視之則大笑曰此蟇也爾則誤矣嗚呼驥失而駑駑失而蟇學之愈差矣一至於此乎司馬之循吏傳祖馬而得驥也班范之所謂循吏駑且蟇耳噫識馬者笑之 楊子

○百人醉一人醒猶可以止衆強百禮廢一禮存猶可以推舊典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官不失其守耳昧谷餞日之後暘谷賓日之前暮夜晦冥群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當是之時非有史官司公議於其間則胥戕胥虐人之類已滅豈能復待仲尼之出乎 揚子

○假春秋之筆以誅亂賊孔子洙泗之堯舜也談仁義之兵以誅桀紂孟子戰國之湯武也 揚子

○物莫壽於金石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皆托金石以不朽然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其

所托者未必真可恃也一得其托不銷不沕視古今如旦暮者果何物乎曰君子之論是已夫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泯君子所以口誅筆伐於蓽門圭竇之間而老奸巨猾心喪膽落者恃此權也 呂氏

一 文關世運

○黄石之一編可以歷秦命於二世桐江之一線可以重漢祚於千鈞

○讀野水横舟之句則知其有濟川之才味山川草木之聯則知其有調元之手

監司郡守

○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於四海之外優遊廊廟而聞民之歌笑於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部刺史唐之十道使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令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也蘇軾曰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犬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且在所不養今則不然猫與鼠同乳而犬與盜搖尾也欲望其止於不捕不吠

而不可得也 揚子

薦賢

○蕭何必薦韓信鄧禹必薦寇恂所謂大厦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畧也 揚子

○同茅容之避雨者未知容之賢也而郭泰獨知之非泰之見異於衆人之見也泰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遇冀缺之耕饁者未有知缺之敬者也而臼季獨知之非季之見異於衆人之見也季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 揚子

隨材器使

○大匠氏之於木也梗柟豫章昜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之麗拱把以上者雖小撓必以爲狙猿之杙梢脩則以爲榱桷其短則以爲株檽至於校椾軸解而洸面昜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梗柟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時以多節小撓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

○食鷩之肉毛可棄也而峒民縫之以禦臈食龜之肉甲可棄也而南人用之而占年

○木有一實之蠹將翦樹而棄之乎錦有一絲之汚

将全帛而焚之乎 狄梁公

○繩墨既加而曲直無棄材爐錘既就而大小無頑器

○扁鵲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柳子

○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輻衡故先王不忍弃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

騏驥終無以服乘耶　韓子

○聾者可令嚾筋而不可使有聞也喑者可令守圉而不可使有言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故聖人因而用之無弃才　誠齋子

○萬石之𥫗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鍾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厦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蚓不能昇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蔽不能治者乏其德也故智小不

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劉子

○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蹋鍤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傴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因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

爲關雎興於鳥而爲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鹿鳴

興於獸而爲雅之端嘉其得食而自呼也以鳥獸之
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爲美談矣况人之有善而
可棄乎夫樫柏之斷也大者爲之棟樑小者爲之椽
桷直者中繩曲者中鉤隨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以
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斵故無棄材
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此之
謂也 劉子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垂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必
背輪者所以輾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
躓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盛暑炎蒸必藉凉風

寒交冰結必處温室夏不御氊非憎惡之炎有餘也冬不臥簟非怨饑之凉自足也白羽相望霜刃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旣韜禮樂畢修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折褶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擯文士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繳者身仰釣者身俯〻仰別狀取利同爲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爲墨子救宋重趼而行干木在魏身不下堂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趍舍殊律爲績平焉 劉子

得士

(二)昔趙簡子諭楊虎曰令而後樹人必也當擇樹穜

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后得其刺及觀狄梁公薦
賢有嫉之者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蓋譏其後之藉
蔭也次觀賈島訕裴相詩曰不栽桃李種薔薇蓋譏
其後之得刺也又觀唐介語其子曰吾備位政府知
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荊棘則甚多矣
汝各勉之噫有心種桃李則為簡子無心種桃李則
為狄公不栽桃李而得荊棘裴唐豈不賢矣哉 耕野子

驪龍頷下珠

○有為者必謂其全何謂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
謂全非不福其福也不福其旣中之福也非不利其

利也不利其害中之利也今夫徑寸之珠潛於驪龍之頷而襲於萬仞之淵人將語我曰珠可得也其信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宜乎曰信之者智也殊不知珠與身孰重陸與淵孰安捐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為也況身可捐而珠不得耶 誠齋子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者驕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織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悟子尚奚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

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悟則子爲虀粉矣 莊子

騎鶴上楊州

○昔有客各言其志或願爲楊州刺史或願多財貨或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蓋兼三人之欲也故東坡詠竹曰若對此君仍大爵世間那有楊州鶴

不談風月

○范旂叟爲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

羅鶴林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而物吾與也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施於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其瘳矣蘇叟曰善 羅氏

能言鸚鵡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晦翁曰今之秀才直會說廉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噫嘻上以言語爲治天下以言語爲學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鸑鷟惟恐其不

在靈囿間不亦異乎世間不知有多少人坐此 羅子

居官本分

○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爲也方且媿懼之不暇何敢令人果當爲也則亦飢食渴飮之常爾何足令人舜之孝禹之功皐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淸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絶出者其實皆人之所當爲也卽令之居官者以廉爲異衆不知廉也者居官之本分爾如鳥能善鳴而號於人曰我能鳴爲可乎

公儀子喩圃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根

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試藝植爲窳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溉蔬忘其擷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令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于官者倍爲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君憂之 郁離子

趙客喩桑雍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對

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
於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
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將天下擧錯
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使工而
使建信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
桑雍王知之乎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
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乘能王之醉昏而求
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
外矣故日月輝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
在於所愛　趙策

晏子使楚

○晏子使楚〻王使縛盜而至曰齊人也楚王曰齊人善爲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北爲枳水土異也今在齊不盜入楚則盜豈非水土之使然乎

田嬰築薛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嘗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江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爲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苟爲失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庭恃乎乃不果城

長鯨巨虺

〇烏反哺仁也隼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而教之爲網罟使之務佃漁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爲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爲貪狠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爲長鯨之與巨虺也 譚子

衛人釣河

〇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子思問之曰鰥魚難得者子何以得之對曰吾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食益

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海上釣鰲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去海上釣鰲客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為鉤線對曰以風浪送其竿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相又問曰以何物為餌對曰以世間無義氣那人為餌丞相默然

陽奪陰奪

○晉人有好利者入市區焉遇物即攫之以去市伯

隨而索之晉人曰四海之物皆若已有不知其爲爾物也爾且與我我若富貴當償爾市伯怒索物以還傍看哂之者晉人曰世間人好利更甚於我往往百計而陰奪之吾猶取之白日豈不賢於彼哉何哂之有

自束束人

○足下被繡擁旄提兵千里故人不可亡贈惟豸性爲能觸邪故贈君豸衣一襲夫群邪所自邪也亦自上之約束爲之不束之而遽杖之是謂不敎而殺君子之束人也必先自束其身故贈君腰帶一束自束

束人矣猶有不若者則付之三尺以彰國威以著廷下之明信故贈君古釼一口明有豺豹幽有魍魎無不靡之矣敢再拜以獻 方城子執元美書

擊蛇笏銘

○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泯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釼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佞

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偓折張禹劾梁冀漢室乂佛老微聖道行鰐魚徙潮患息柰泚僞唐朝振猩魈死妖氣散噫天道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哉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揩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而廟堂之上無奸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公爲用公方爲朝廷正人笏方爲公

之良器 石介

君子愛小人

○爲世俗之說者曰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抑不知有大不然者小人之在治世危言犯義則鼎鑊至跬步觸法則譴責來含毒蓄險鬱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愛小人者孰有加於治世乎嚴師之箠楚慈母之呵叱吾見其恩而不見其仇也亂世則反是矣貪大者家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群讙輩囂競於爲惡不至於覆宗絶祀不止也有餌焉以磬其鉤有錦焉以

華其阱安得不誘而納之死地乎嗚呼小人者毋以遇亂世爲幸哉 呂氏

小人刺君子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旣無蠭蠆之毒尾又無鼓蚕之利觜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若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爲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炎風之燠夏日之長雎高枕之一覺冀煩敲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目欲瞑而復驚臂已痺而猶攘於

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彷彿莊周安得與蝴蝶而飛揚此其爲害一也又如嘉賓工客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豨爲景跡一有沾汚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齏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瓶罌之固濟乃衆力之攻鑽極百端而竊覷纔小息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使親朋卒至索爾

以無憧戚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歐陽節文

膏肓箴跋

○小人之病君心也君心勤政彼則病之以逸豫君心憂亂彼則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則病之以聚斂君心靜治彼則病之以威武六三之來兌即容說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逞於九五其不爲疾者鮮矣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

膏肓之箴砭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徵用而封倫沮李絳入而承璀去 楊氏

不欺

○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乙非迄無定議至於大山之隈絕澗之谷農夫樵父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彼豈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史閤哉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是非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 呂氏

○夫天下猶家也家大人勉家嚴矣乃諸舍人連衡

以詐家大人久之家計損家大人知之則必罪諸舍人逮其罪舍人時家計已莫之救從令其家大人苦耳夫爲人僕而詐其主與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卽何以異焉 王左輔氏

鬼神用權

○風雨霜雪天地之所權也山川澤藪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飢饉霜雪不時則人有疾苦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霜雪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是鬼神用天地之權

也噫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
夫欲何言 羅隱

狐假虎威

㊀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
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
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逆天
帝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
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
之皆走虎不知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
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

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戰国策

日與月近

○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愈微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大臣在君側而擅權使人知恩威出於己皆危道也 魯齋子

百姓久渴

○論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載其清凈民以

寧壹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豎子飲之以渟淖之汚牛渴已久寧復知有清泠之水守設其飲之於清泠之水牛然後知渟淖之汚不可以爲終日之飲也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爲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然不止此將致君爲成康之君使民爲成康之民是率民於清泠也曹叅日荒於酒惠帝訊焉叅問於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叅導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爲然而民又歌之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汚愈於秦之渴而不知有清泠之水也固矣叅荒於酒而飾情妄言以惑君也孰名

其爲賢相耶 程嬰

農迎猫虎

○農民將有事於原野耆老曰遵故實以全其秋庶可望矣乃具所嗜爲獸之蓄祝而迎曰鼠者吾其猫爭豕者吾其虎守其底曰迎猫可也迎虎可守豕盜于田逐之而去虎來無豕餒將若何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笑曰爲鼠迎猫爲豕迎虎皆爲害守倉也然而貪吏貪之又何迎物由是知其不免乃輟所嗜不復議 来鵠

石鍾乳穴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部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崔公至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向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刺史令明而志潔吾是以誠告焉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之者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柳子

永州新堂

○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士而得勝豈不欲曰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而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望也豈但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 柳子

猫捕鷄說

○余家苦鼠暴乞諸人得一猫形魁然大爪牙銛且利余私計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縶維以伺候其馴焉羣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

噬已也屛不敢出穴者十餘日旣已以其馴也遂解
其維縶適䑕出殺雞雛鳴啾啾焉遽起而捕之比家
人遂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縶之余曰勿庸物之
有能者必有病噬雞是病也獨無捕䑕之能乎遂釋
之已則伈伈泯泯飢哺飽嬉一無所爲群䑕復潛視
以爲彼將匿形致己也尤屛伏不敢出旣而䑕則窺
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穴相告曰彼無爲也遂偕
其類復出爲暴如故余方恠其然復有雞雛過堂下
者又亟往哺之而走追則醫者過半矣頃之家人執
之至前敎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

病猶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有噬雞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遂笞而放之 薛文清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

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
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
向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
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
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
噓毒癘往〻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
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
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
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
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

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世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人觀人風者得焉 柳子

傭吏說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

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之以酒肉而重之以

辭 柳子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長短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職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

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
能擧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
執鋸者、趍而左俄已、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
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爲
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搆大厦無
進退焉旣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
姓字也凡執用之功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
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
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
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

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爲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擧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

據其圖而究焉如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
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
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
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
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
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
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也其百執事之
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
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
者反此以恪勤爲功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

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眩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功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

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 柳子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種樹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早實以蕃他植者雖

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
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
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
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
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
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
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
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
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

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
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
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
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
穫蚤繰而緒早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
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
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
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
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柳子

圬者王承福傳

一本爲作可

㊀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爲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

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
一日舍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
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難强而
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
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爲嘻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
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
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嘻刑戮
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
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
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

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耶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享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閔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小其學楊墨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

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肎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肎勞心以爲人子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傳而以自鑒焉 韓子

說農

○李子明農于大梁之墟有洞微先生者觀過爲李子無患而修其具先期而戒種相壤以遵播驗粒以作惡竭力以勤本警惰以集事守一以俟時節財以淺源蓄衍以防歛洞微子曰善哉子之農可以喻政令

杞之政其人乎李子曰予鄙人也癡〻混〻焉牛耒
耟間耳挹雲氣卧桑陰聆禽音焉耳奚政之諳也子
證之杞洞微子曰杞之尹薇山子者少而飾躬長而
勵行敦禮嗜文蓀真馳問籍之白菁財阜高墉非農
之修具者乎其臨政也滌穢剔垢範才效良操綱展
目程猷經謨非先期戒者乎大結則斫小結則折剋
之用剛懷之用柔蒲鞭示欲術楊威暴非相壞播者
乎敗群之羊必除種類之草必鋤非驗粒以斥惡乎
夙興夜寐無所不親無隱不究無瘼不詢非竭力以
勤本乎錄善奬能懲難矜愚日計歲期亡業者複游

食者務非警惰以集事乎不違道以干譽不矯情以鈎名不飾言以要道不捷徑以求速非守一以俟時守政之行也則均衆寡定伸縮息喘止呻抑過埤損儲羨愼餘敝惟罔棄木屑是收非節材以浚源蓄衍以防斂乎李子曰予之農于墟也竊知癡々混々焉耳不知杞之政似也洞微子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夫事萬而理一者也梓材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畝李子遇杞士于郊東傾盖班荊而坐以洞微子之言質焉士曰予挾簡策誦先王人也杞尹則知之矣不知其政也李子曰請言其尹士曰劉

之尹杞也吾見其官理民治教行政清焉耳而不知
其具修也見其豫而立備而無患焉耳而不知其種
戒也見其淑慝區彰癉明焉耳而不知其相而播之
也見其善人多而猾賊慝焉耳而不知其驗而亦之
也見其繁剸而錯剖壅決而棼解焉耳而不知其警
情集之也見其不矜己不凌物焉耳而不知其守一
候之也見其乏不懼匱不憂焉耳而不知浚源防歉
之有道也李子曰甚哉杞之政似農也洞徹子得其
內士得其外外者其巨也內者其細也細功也巨致
也甚哉杞之政似農也薇山子之所行也例邑有異

政三年則旌拔爲薇山子来三年獨旌拔爲他邑尹聞之賢也而以之亦子也吐舌警惕洞徹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之官子不救之身而欲達之官而欲異等拔乎李子曰粗者精之寓小者大之始近者遠之自以杞之政政于國國不治乎以杞之政政天下天下不治平乎薇山子行矣予癡々混々農閑日望子矣 李夢陽

賣柑者言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價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

如有烟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恠而問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於子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峩大冠拖衣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

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全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吁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類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于柑以諷耶 劉秉甑

土偶對

○海岸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科然而烏鳶啄其顛入其戶則毒草蔽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泝濤往來者必禱神皆答

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翦荊棘而宮室之或光旌夜見彷彿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鹿君至及其廢也或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化者乎余曰噫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不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有旌為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令而弃者見於夢曰吾既辱子守何毀之過也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邑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

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係其喜怒黜陟由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寮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復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象地握珠玉被錦繡且張張焉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乎奚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然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基圮而狹穴蟻而不爲吾祠之毀者幾希予應之曰汝之所作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汚

安知其力足有爲而時不可爲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補於時一盧慄慎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爲土木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者不恱也故厄 具瓊